



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

亲历作品系列

# 情陷北京城

一个新加坡女商人的真实故事

余丽莎 著



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

亲历作品系列

# 情陷北京城

一个新加坡女商人的真实故事

余丽莎 著 \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陷北京城 / (新加坡) 余丽莎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新加坡新派女作家余丽莎亲历作品系列)

ISBN 7-5360-3143-2

I. 情… II. 余… III. 长篇小说-新加坡-现代 IV. I33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027 号

余丽莎亲历作品系列

情陷北京城

余丽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 插页 80,000 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143-2

I·2653 定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似是故人来	3
纵情还是纵欲	47
梦醒他乡	107
蓝色旅程	155

## 引 言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这天是我人生再次痛苦的日子，母亲脑部充血，昏迷不醒，距今已有三个多月。在这一百多天的日子里，我陪伴母亲在病榻前，默默地等待着母亲醒过来，我不停地给她讲我在北京的一段真实、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我讲，不停地讲。医生、护士听了很感动，问我为何不把这段故事写成一本书。

得到别人的认同的鼓励，我第一次执笔写了出来。没想到误打误撞，北京中央电视台要我將故事改写成电视剧，准备在一九九九年春节后开拍。

那天，我和你站在母亲的床边。我告诉母亲，是你的炽热真情融化了我冰冷的心，我俩一起挣脱枷锁，成为自由自在却又彼此相偎相依的恋人。

愿母亲张开眼，看看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如何走在一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新加坡



## 似是故人来

对，没错，你像极了韦达夫，特别是那双沉静忧郁的眼睛，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颤，难道我们前生有缘？

我被你吸住了，一种朦胧的爱不知怎的竟从心里流露出来。





情陷北京城

“现在距离北京尚有三十分钟航程，北京的气温是……”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了。我凝望着窗外蔚蓝的天空，晶莹的浮云漫不经意地在我身边擦过，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神秘，但却又似曾到过的地方。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北京来，是一场金融风暴把我送来的。难道令整个东南亚风声鹤唳的金融风暴是为我下半生的命运而刻意安排的？

如果没有这场风暴，我就不会变卖在新加坡的豪宅，也就不会认识北京的李先生，当然也就不会在北京结识你——我们这段狂热的爱情故事就不会发生。

“飞机将要下降，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又打断我的思绪。

多年的商旅生涯磨练出我能屈能伸的性格。金融风暴虽未至于令我折翼，永不超生，但壮士断臂，马上变卖豪宅套取现金，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是我当时认为惟一可取的抉择。

我卖大屋，不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因为害怕新闻界和商界大肆渲染，影响了我们公司在股票买卖

和地产物业投资方面的正常运作，所以我只能通过朋友介绍，物色新加坡以外的买家，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那时，房子我开价是三千万坡币。今时不同往日，随着东南亚的货币贬值，富有者和中产阶层的距离拉近了，海峡指数从一千六百多点跌到六百多点，地产市道也是插水式地直泻，此一时彼一时也。

放盘求售一星期左右，我朋友就带着买主来看房子，进门“哗”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他是给房子的豪华气派惊呆了。装修设计师是美国首屈一指的 Lam Lee 先生，他的设计跨越时空，虽有点天马行空，却容易让我接受。

“这位是李先生。”地产经纪菲力在介绍。

“我叫 Liza。”

“你好，Liza 小姐！”李先生操生硬的英文很不自在。

“李先生不是新加坡人？”我问。

“是北京人。”

“噢！”我有点奇怪，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位李先生，心里在想：“中国人买得起这么贵的豪宅？”

菲力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年青人，他窥到我的心

在想什么，赶紧说：“李先生在北京经营酒店和餐饮业，每天有一百多万人民币的营业额。”

“噢！”我还是不出声，真假买房子都好，谁给得了钱就不管他是做哪一行，反正又不是选丈夫，何必去考究太多呢？

还价是二千万坡币，菲力拼命游说双方，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讲了一大堆买卖双方都中听的话。我最后减价到二千二百万坡币，首期七百五十万坡币，十五天交齐，三个月内付清余款。条件对买家是苛刻了一点，因为我担心自己到时舍不得把房子卖出去。

李先生也挺豪爽，一口答应，菲力就把合约拟好叫我们签字。

“李先生为什么看了房子不作详细考虑就决定买呢？”我用华文问。

李先生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腔华语对我说：“一、房子的风水好，花园又大，做生意最重要的是风水。二、小姐长得漂亮，高贵大方，气质不凡，一进门就感觉到房子有一股富贵气。三、豪华装修，富有艺术气息，华而不俗，就是厨房都比我北京的睡房美丽舒适。”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赞我的厨房。我遇到了识货之人，于是真实地告诉他：“由于我很喜欢煮吃，闲来弄几个小菜，开个派对，请朋友来轻松一下。光是厨具我就花了将近四十万坡币从美国专门订造回来，名师设计，世界上不会有第二套，绝对是绝无仅有。”

分手的时候，李先生邀请我到北京旅行。

我出生在新加坡，在这里读英文书院长大，连筷子都不会用，遇到华人宴会，我菜都不敢夹，怕闹出笑话，对中文一知半解，英文也好不到哪里，与人交谈是英文、华文、马来文、潮州话夹杂在一起。有人戏称新加坡语言是“漂泊的语言”，没有祖没有根。

不知怎的，自从李先生提出邀请我去北京之后，北京两个字就一直在我脑中萦绕。北京的诱惑力对我越来越大，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接受了李先生的邀请，叫秘书订机票，放下新加坡的各种杂务，到霸气十足而又似曾相识的北京城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六个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李先生到机场来接我，他拿着一束黄色玫瑰，用紫蓝色的纸包住。

我惊喜地问：“你为什么知道我喜欢蓝色？”

“我那天看房子，见房子的装修以蓝色为主色调，装饰品只用玫瑰和蝴蝶点缀。”

“霸气的北京人也这样细心？”我开玩笑说。

“比我更细心的还有。”李先生也微笑着。

“真的？”

“真。”

“我倒还想见识见识。”

我和李先生谈到这里打住了，两人又笑了起来。

“走吧，Liza 小姐，到我的四季园酒店去住。”李先生诚意地邀请我。

“我已经在新加坡订了国际俱乐部酒店。”

“来到北京，一定先到我那里去，让我尽一点地主之谊。”

我是一个很容易相信人的女人，找不到拒绝李先生诚意的理由，只能坐上他开来的车。

路上转弯抹角，黑漆漆一片，好像是乡下地方。我害怕得心里发麻，因为最近绑架、勒索在东南亚很流行。我缩紧身体，抓住手提电话，心中开始默默祷告，生理上感到不舒服，心理上也是极度不安。万一运气不好，命都会丧掉。

“为什么，一个才见过一次面的陌生北京人，我就跟他走？”我不停地在问自己，有点后悔。

车子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我看见了灯光，“四季园温泉酒店”几个大字映入眼帘，不是酒店，是我们新加坡俗称的度假村。恐惧和不安没有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就回新加坡。

三个月以后，房子交吉的日子逼近，李先生叫我不必搬离大屋，如果我喜欢的話，照样可以住，一切开支由他付。我虽然感受到一阵友情的温暖，可是更强烈地意识到，他的热情里有一份我不愿意承受的东西。我应该走，搬回去加东和妈妈住。把几件特别心爱的艺术品，例如卡地亚银豹雕塑等带走，其它都留给李先生。

此刻，我把头埋在双膝中，像一头蜗牛，缩在壳里面。人生没有什么舍不得，只有开心和不开心。

我用银制的小勺搅动着兰姐冲的咖啡，望着山脚的赛马场。它是我看着建成的，交织了我多少少女时期的梦。每天繁忙、紧张的工作后，我都会这样坐在花园里，望着赛马场绿油油的草坪，一天的疲劳

## 情陷北京城

就会消失无踪。特别是星期六下午赛马开锣，每当我看到马迷赢钱的兴奋或输钱的沮丧情景时，我都会感到非常欢悦。但此刻我的心只浮现出两个字——孤独，因为随着我的搬离，他们不再陪伴我了。

往事如烟。不知不觉间，我又想起了我的丈夫。

我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新加坡跟相识——相知——相爱了十几年的男人结了婚，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婚后生下了一对儿女。对丈夫，我是完全没有挑剔的，他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男人。过去的日子里，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他帮我打点一切，使我完全不用操心。他是一个不会居功自傲的人，把一切荣耀都冠到我的头上。没有他，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今天的富有。

后来他走了。在那段没有了男人的日子里，我拼命地工作，藉此忘掉痛苦。渐渐地我从悲哀中重新站起来，在茫茫的人海中再次试图寻找心中的至爱。寻寻觅觅徒劳无功，我将心灵上最后一扇窗关起来，跑到美国波士顿拜一位出家人为师，学佛理，习画。三个月下来，法师对我说：“Liza，人不学走路，怎么会有跌倒，不要让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点点遗憾……”

我重新为自己定位,走出象牙塔,认识了纯德国血统的飞机设计师——Mr Hasan, 他热衷东方文化,喜欢旅行,在中国,他跑的地方比我这个纯中国人后裔还要多。交往了一段时间,在众人一致看好的期待声中,我们分手了。只有我一个人明白,我对他只是感激,却从头到尾没有爱过他。感情源自于千丝万缕的关系——分割不开的线路,我无法将投放在丈夫身上的原先那份情转到他身上。就是这样,Hasan 以他聪明和博士学识,洞识到我心中的奥妙,提议各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然后他跑到中国西安去探讨秦始皇的春秋大梦,一去就是一年。偶然间传真只言片语给我,或寄明信片或古钱币到新加坡给我。一次他到新加坡公干,事完传真给我,约我在威士汀酒店顶层咖啡厅见面,我们双方已经冷静下来,他已经没有了沮丧,我们两个形单影只的人笑了——真正地笑了。日子有功,我们成了互相牵挂、互相祝福的朋友。

这可能印证了一个道理: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成功的女人背后不一定有许多伤心的男人。

五年的独居生活里,我冀求一份真正的爱,冀求



一个真正爱我的伴侣，像赛马场里的草，默默地承受风吹雨打，但我又没有勇气再认真地寻找爱，我怕。多少次航海，我都搁浅；多少次黎明，我都看不见朝霞；多少次跋涉，我都扑倒；多少次呼唤，都得不到回音；多少次回家，陪伴我的只有一个终生不嫁的妈姐——兰姐，和一杯浓浓的咖啡。

第二次去北京是圣诞节前夕，因为儿子到美国过白色圣诞，我显得无聊，又坐飞机到北京，找李先生喝酒，放纵一下自己。和李先生接触多了，心里面也多了份信任感。就是这次到北京，我遇到了你——韦克明，我后半生终身难忘的男人。

“来，我来介绍，这位是从新加坡来的 Liza 小姐，我新加坡买的房子就是她忍痛割爱卖给我的。”李先生兴致很高地说。

“哪里，房子卖买是公平交易。”我认真地顺着说。

“她还送给我一部劳斯莱斯房车。”

“买鸡送酱油，我也不是特别爱车之人，留着没用。”我讲得轻描淡写。

“韦克明，我多年的好朋友。”李先生把你叫过来，“坐在 Liza 小姐旁边，好好谈谈。”